

這僅僅是條平凡的小路。每當推開寓門，它總以那淡然而又多幻的笑容迎向我，每晨，它引著我走向我智識的殿堂，一如永恒之路！

小徑右側，原是一片稻田。每當風起，就幻成一片綠浪，在燠熱的夏季裏，沉默而無彩地奉獻著它碧綠的清涼與淡淡的稻香。然而，在一個秋暮微寒的清晨，我却愕然地見到了一片光禿的殘梗，帶著被燒灼後的傷痕，無言地立著。而成為這片淒然孤寂之背景的，却是那幢幢營建中的單調灰樓！

當白日將逝，籠罩於黃昏柔靄下的小徑就是個金黃的夢。黃昏所特有的迷濛，就那麼柔情萬千地將小徑的一切溶溶地沁入心底。一日的創痕、疲憊也早散於漸漸吹起的晚風中。這時刻的世界，竟溫柔得令人欲泣。我不知，當生命的黃昏來臨時，是否也有如此的寧謐與恬悅，但求能長記取小徑上每一個晚霞燃燒的片刻。

在小徑將盡之處，搖曳著數竿修竹。

曾有一日，在冬日的寒風中看到它的蒼翠挺拔，突而了悟：何以豁達如東坡者，在他黃州惠州瓊州的流離中，却仍要那麼執著地擁著數竿翠竹。而在雨季，當小徑一片溫綠，竹葉濾得雨聲分外清純時，總令我想起那首唐詩（註），聯想及那位曾在山中倚竹暮思的美女。但顯然竹是十分善忘的，它仍是蒼翠挺拔一如往昔，並未曾因了憂傷而憔悴，也不曾被沉沉相思壓彎了腰。想來歲月所磨損的，原是只有多情罷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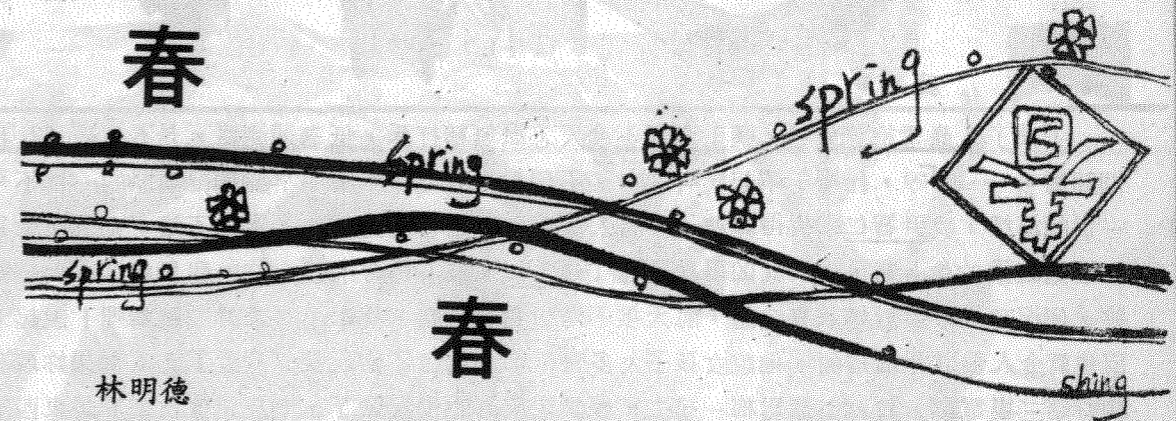
正如所有的事物，小徑也有著它陌生的一面。每當夜歸時，它竟似一個無際的，不可知的黑暗洞穴，在這沉沉黑暗中，我所能體會到的，只是深切的孤獨——不是那種夜雨敲拍窗時，帶有幾分詩意痛楚的孤獨，而是那種無告的，當我們出生時即已如影相隨的孤獨。這時刻的小徑，竟是漫漫如人生了！

「註」：杜甫詩——

佳人。

在人們遺忘了大自然的時候，大自然也就響起了回音。……自立冬以來，只剩下老榕樹孤伶伶的和風雪戰鬥，身旁那棵經不起考驗的小榕樹僵直的躺在雪地中，此時已被風雪掩蓋的只剩個枝芽了。寒風弗弗，老榕樹數數日子；快了，寒冬已盡尾端。遠望去，大地濛上一層濃濃的霧，分不出屋宇、田疇，在白茫茫的雪地中……。

一天清晨，刺骨的寒風仍舊不斷橫掃著地面，老榕樹抖落了身上最後的一片葉子後，突然感覺周身溫暖無比，睜開眼，令它驚訝的是地面上的雪堆開始溶化；沿著低處合聚成一窪窪的小水塘，久久不見的青草地映入眼簾，老榕樹急忙的抬起頭；但見東方的天空一片金黃，少許的陽光從雲層的空隙中透出；天！不再是暗灰重疊的雲層，蔚藍的天空只飄蕩著幾許薄如棉絮的白雲。迎面而來不再是令人哆嗦的北風；那是一陣帶有溫濕水氣的和風，一剎那，四處起了騷動；是那隻魯莽老黑蛇的來臨？還是杜鵑的叫聲？不過，這些都不重要，最令人注目的是春神來臨叫醒了整個大地。大夥兒忙著抖落身上的寒氣和水珠，一轉眼，天然的色彩已呈現在眼前。老榕樹挺挺身子，舒活著枝幹，心裡想著，人們的話可真不錯，「一元復始，萬象更新……。」



林明德

春，悄悄的來到了人間，帶走了嚴寒的冬天，洗去了人間的污濁；替大地仰下了美麗的色彩，誰說活在大自然中不快樂呢？老榕樹一覺醒來，發現周身發出了嫩綠的新芽，連身旁那棵小榕樹也佈滿了生機，大地一片欣欣向榮，生命力的狂熱，籠罩著整個大地，萬物之間散佈著一股隱形的朝氣；小河流水淙淙，一群小鱒魚又開始逆流而上，步上它們的旅途。一隊長征的燕子，開始銜泥尋室，過他們歡愉的日子。老榕樹想：「好的開始，就是成功的一半。斷不可一曝十寒，虎頭蛇尾，還有一大段的日子要奮鬥呢？」於是它精神抖擻的迎接春神……。

又是一個薄霧的早晨，早起的麻雀早已在枝頭跳躍，細碎的雨絲劃返葉梢，構成了清晨最美妙的音樂。遠處田間，農夫正吆喝著拖犁的牛，一步步開始春耕。一陣清涼的晨風拂面而來，老榕樹伸展著枝葉，心裡想著可真是吹面不寒楊柳風呢？風過後，霧隨之化開，出現了三五個背著書包的小學生，他們手拉著手，沿著路面的石頭跳躍著，陽光柔和地灑在他們的身上，形成一道又一道耀眼的金光。老榕樹輕輕的嘆道：「少年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啊！」那邊傳來小學生的誦書聲「一天之計在於晨，一年之計在於春」。老榕樹聆耳傾聽，勸君莫惜金縷衣，勸君惜取少年時，花開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……。